



作者简介

白马,本名朱白马,1966年生,浙江台州三门人,曾在海军队服役20年,现居舟山定海。著有诗集《舟山群岛新区交响曲》《诗咏定海》《东海云廊长歌》《白马长诗选》《白马新诗绝句选》《海的咏叹》等13部,散文集5部,评论集2部,长篇传记《一代词宗:柳永》《世之奇女:三毛》。在《人民文学》《诗刊》等发表作品1000多篇(首)。

系中国作协会员、浙江省作协主席团成员、舟山市作协主席、策划与执行主编《千年马马舂》《定海好故事》等近百本图书。近年积极参与策划组织“三毛文化品牌”活动。



作品集音频已在“竞舟”上线
扫一扫二维码聆听文学之美

海之诗

(组诗)

□白马

岛

码头上的大铁锚
一下子钩住目光

铁锚常扎进海底
与海的灵魂对话

而岛就是一只大铁锚
更深地扎进海洋

灯塔看守人

在黑暗里点燃光明
用光明守望黑暗

守望黑夜的人是黑夜的一部分
点燃光明的人成为了光明的一部分

饮下黑夜的酒 醉了黑夜
饮下孤独的酒 惊醒孤独

海的眼睛
夜的耳朵

锚泊之夜

锚泊的夜晚,与岛相望
岛的孤独深入内心
海重复一千次的蓝色
蓝给他自己看

水兵们只好抬头向天看云
云飘泊着载不动这种情绪
只好再次低下头
将脉脉相思嵌入海的沉默

长岗山上看海

长岗山上 常坐下来
看山下的城市
静静地思考自己与人类
思考陆地与海洋

长岗山上 我常坐着
看远方的海
看被海水围绕的家園

长岗山上
我看见远方的岛屿
像一热排排绿色的牙齿
张着嘴 说着什么?

东极岛上看海

阳光照在海上
海 托起岛
我坐在岛上极目远方
远方除了海还是海

静静地坐在东极岛上
看海 开始思考人类与海
海 永不被征服

想想人多么可笑呵
常常说出这样的话
我已征服了海……

此刻 我看到海的面容
海 站在浪上微笑

磐陀石

佛法无边呵
这山顶上的石头
上下之间似连非连
似接非接
让人担惊
突然会掉下来
但石头依然在石头上
稳稳地坐了千年

人呵 有时也象这石头
在正邪善恶之间
在摇摇欲坠时
靠什么才能稳住内心

徐福广场沉思

无法见证你当年舟泊蓬莱的情景
站在海岛之上
你一定看到更远方的蔚蓝

没有不老的人生
但有不老的传说
没有不死的人生
但有不死的名字

花鸟岛灯塔

大海上有多少灯塔
就有多少不眠的眼睛
指引航行者的生命

不用说,所有的灯塔
都是为渔帆照亮归程
花鸟岛灯塔 更是一种传奇

百年灯塔“远东第一灯塔”
已成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让人一次次惊叹

到灯塔去
是一个目标,是一次朝圣
到灯塔去,点燃内心的光明

山海奇观

——观侯继高石刻书法

这挺拔、强健、饱满的题刻
让人驻足观望
字如其人啊
文武双全总让人敬佩

没有比“山海奇观”
更美的称谓
没有比这更好的广告词
山海奇观 枸杞一绝

走向枸杞岛

烈日倾泻,海风呼啸
一曲烈日与海风的交响
为我们引路,走向枸杞岛

一张张海上牧场画面
吸引我的目光
先从摄影图片上认识枸杞岛
这海上小岛
风浪停息后的宁静,海面似蓝布铺展

这蓝色的诱惑
那怕头顶盛夏的阳光
面对大海大声呼喊:
枸杞岛,我来了

枸杞岛,远方的小岛
我只是一名来访者
岛在海上,海在我的视线里
岛与海,在我的心里

写作感悟

□白马

诗观:
诗应是情感的火,
心灵的歌,思想的光。

回归抒情,关注现实,
表达生活,注重作品的
历史文化内涵和人文
精神。

与诗友谈诗:
写诗,写到最后,除了
诗艺技法之外,拼的就是
情怀,精神,文化,思想。
真正的好诗是写得
好写得美,有情怀,能
打动心灵的诗。所以,
诗还是要写到读者心
上为好。

真正的诗人,是大
爱大恨,大喜大乐,大
苦大悲之人。写悲伤
处,诗人不先感动流
泪,还想叫别人感
动,可能么?要感
动别人,先感动自己。
“辞赋文章能者稀/
难中难者莫过诗”/
古人之论非妄语/
一要天赋二激情/
出新出奇在诗心/
技巧还加诗外功/
是艺术非技术/
写出情怀见精神。

有篇有句为上,
有句无篇为中,
无篇无句为下。

好诗是长期积累,
从容而写,偶尔得
之。诗坛曾讨论过
“诗歌标准”这一
话题。我认为诗
歌的所谓标准,有
一条就是写得
好不好?美不美?
读者是否喜欢?
能否记住?能否
流传?



AI制图

海边人家

桥边的岁月

□海晏清风

东海之上,三礁江大桥如一条银色的绸带,横跨碧波荡漾的海面,将嵊泗的嵊山岛与枸杞岛温柔地系在一起。桥身在阳光下泛着微光,桥墩如巨人般坚定地立于海中,桥下海浪轻拍,奏响着东海的永恒乐章。

嵊山岛,这座“百年渔场”,仿佛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静静守望着这片海域。东崖绝壁如巨龙般矗立,崖壁上斑驳的痕迹记录着百年沧桑。我曾站在那里,看渔民们驾着小船出海,看日出时分海天相接处的霞光万道。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坐在礁石上,望着远处的海平线,轻声对我说:“以前我就是在这片海里当渔民。”他眼中闪烁着青春的光芒,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风浪中的年代。

而枸杞岛,“贻贝之乡”,魅力之岛,则如

一位朝气蓬勃的青年,充满着活力与希望。“山海奇观”处,我遇见了正在整理渔具的年轻渔民,他们笑着告诉我:“我们祖辈都是养贻贝的,但我们现在用手机就能管理养殖区了。”他们的话语中,既有对传统的尊重,又有对未来的憧憬。

在嵊山岛的老街角,我遇见了一对年近七旬的夫妇,他们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烟酒店。老伯正熟练地处理着刚进入店的商品,老妇则在整理着货架上的烟酒,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我们每天都在这里开店,家里也没有什么事情。”老妇笑着说道,眼神中没有一丝暮气。

枸杞岛的海边,由一对年轻情侣经营的咖啡馆,他们一边调制咖啡,一边和游客聊着

天。我点了一杯手冲咖啡,在咖啡馆的露台上,看着远处的海。一位银发老者坐在不远处,也点了一杯咖啡,看夕阳缓缓沉入海平线。咖啡馆的老板笑着对我说:“我们这里,老人和年轻人,都一样喜欢坐在海边看海。”

三礁江大桥不仅是连接两岛的物理桥梁,更是连接两代人心灵的纽带。老人们没有被岁月束缚,年轻人也没有被浮躁淹没。在嵊山岛的东崖绝壁,看日出;在枸杞岛的海边,看日落;在两岛之间的大桥边,感受海风的轻抚。这两个岛上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活出了生命的精彩。

连接嵊山与枸杞两岛的,不只是三礁江大桥,更是那份永不褪色的心态。岁月可以带走青春的容颜,但带不走对生活的热爱;时光

可以磨平棱角,但磨不灭心中的光芒。在这里,没有年龄的界限,没有代际的隔阂,只有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

当夕阳西下,海面泛起金光,站在三礁江大桥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青春洋溢的年轻人。他们或步行,或骑车,或驾车,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桥下,海浪依旧轻拍,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永恒的故事,真正的连接,不在桥上,而在心上。

两岛之间,不仅有三礁江大桥,更有那份跨越年龄的心灵相通。在这里,老年与青年没有区别,生活一样,工作也一样,因为热爱这片海,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充满希望的生活。